



红色印记



刘计平, 退役军人。一身戎装三十载, 未曾割舍文字情。新闻、散文、摄影作品散见于各级媒体。编著有《大道沧桑》《老兵军礼》《峥嵘岁月永不褪色》等书籍。

斗拱飞檐, 雕梁画栋, 木格垂花, 青砖黛瓦。

马齿岩寺, 静静地沐浴着温暖的阳光。惊奇着游人眼睛的, 不是殿内的神像、殿外的石碑, 而是大殿前分列东西的那两棵古松, 六米多高的树干不约而同地向后仰着生长, 硕大的树冠如同两把大伞, 为大雄宝殿遮风挡雨, 留得清凉。同行的记者朋友说, 这两棵古松被称作“元帅松”和“将军松”。

就是这座晨钟暮鼓、香火缭绕的千年古刹, 却在不经意间见证了抗战时期一段“将领主动担责作检讨, 主席严厉批评正骄风”的佳话。

1937年10月19日, 八路军129师师长刘伯承、386旅旅长陈赓率部挺进晋东, 师部就设在平定县马山村。为了迅速开展敌后游击战, 阻击日军西进, 刘伯承师长在这里组织召开了师部和386旅营以上干部会议, 研究部署了石门关一线的开放计划。

随后陈赓旅长命771团开进至30里外的石门关前沿, 连夜抢修防空工事, 伪装隐蔽。22日早, 日军进

至石门关下, 我军居高临下以机枪、步枪、手榴弹组成的交叉火力网突然开火, 打退了敌人一次次进攻, 太阳落山前, 日军狼烟撤退。不料, 当夜, 不甘心失败的日军派出一个步兵联队和200多名骑兵, 在汉奸的带领下秘密迂回摸进了八路军七亘村驻地。由于771团与日军激战一天小胜, 加上构筑工事劳累疲惫, 放松了警戒, 直到敌人枪响后才仓促应战。最后, 在乡亲们的带领下借夜色、山地的掩护才分散突围。

对771团在七亘村遭敌偷袭事件, 刘伯承师长安抚了部下, 并主动承担责任。随后, 他向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写了检讨报告。毛主席在看到报告后, 于25日亲笔电示八路军总部和各师:“小胜利之后, 必用骄气轻视敌人, 以为自己了不得。七七一团七亘村受袭击是这种胜利冲昏头脑的结果。你们宜发通令于全军, 一直传达到连队战士, 说明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是一个艰苦奋斗的长过程。凡那自称天下第一、淫气洋洋、目无余子的干部, 须予以深切的话, 请告诉他们: 必须把勇气精神

和谨慎精神联系起来, 反对军队中的片面观点与机械主义。”

毛主席严厉而诚恳的剖析批评, 和刘伯承师长勇于担责检讨自我批评的行为, 在八路军东渡黄河开赴太行山, 并接连取得平型关大捷、夜袭阳明堡等辉煌战绩之际, 对于警示全军及时纠正骄气, 勇敢谨慎迎敌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也正是源于我军上下严肃的党内政治生活、勇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 以及这场及时有效的警示教育, 129师386旅772团在26日、28日, 连续两次在七亘村伏击日军, 创造了“重叠设伏”的传奇战例。

漫步马山村的街头, 一块“红军街”的牌子吸引了我的目光, 路过的老人告诉我, 当年八路军在马山村期间, 对村民秋毫无犯, 开会也在庙里, 训练在山上, 宿营在街头, 战士们还经常帮老百姓挑水、收秋。后来, 村里把八路军宿营过的老街取名“红军街”, 让下一代记住这段红色历史。

在村中抗战文化广场的八路军马山军事会议纪念馆前, 一位村民说, 纪念馆上的浮雕长19.37米, 是

◆刘计平

寓意1937年抗战全面开始, 八路军来到马山; 高3.86米, 是纪念当年386旅在村中驻扎。

马齿岩寺对面的剧场, 是一座农村庙会的舞台, 高高的门楣上, 一颗红五星在蓝天的映衬下愈发鲜亮。两侧是一副对联——“春风吹山川; 光明照中华”。我用手机百度了一下, 在《自编对联》里找到了出处, 这是一副长联的两段前半句。

我忽然想到, 无论是马齿岩寺前那两棵被称为“元帅松”和“将军松”的古树, 还是被命名为“红军街”的古街, 抑或是刻意赋予抗战纪念馆的高度和长度, 还有眼前这颗红星、这副对联, 都是太行山老区人民对人民子弟兵深厚情感的最淳朴表达。

身经百战的刘伯承元帅也时刻挂念着这个太行山深处的小村庄。上世纪70年代, 刘帅还致信当时的马山人民公社, 专门问起马齿岩寺前那两棵古松, 并嘱咐保护好它们, 作为历史的见证。我想, 萦绕在刘帅脑海里的, 不仅有那棵松, 还有那座庙、那次会议、那场战斗, 以及在小村庄里度过的那段烽火岁月……

百味人生



孙克艳, 80后, 中国散文学会会员, 阳泉市作家协会会员。写有诗歌、散文、小说等, 发表于国内外报纸期刊及网络平台。

立冬那日, 天空飘着雪花, 很应景。看着细碎的雪, 我想起了有关雪天的往事。

那年冬天的一个清晨, 推开房门, 映入眼帘的是一个银装素裹的白色世界, 空中仍飘扬着鹅毛大雪。从小就寄居在我家、那时还不到两岁的表妹, 欢喜地跑进院子里, 扬起脑袋迎接漫天的雪花, 高声嚷嚷:“下糖了, 下糖了!”她雀跃的可爱模样, 她诗意的语言, 让我们开怀大笑。

我认为, 相比有“咏絮之才”的谢道韞, 表妹的童言无忌更令人心动。谢道韞将雪花比作因风而起的柳絮, 是种比拟。而表妹将雪花说成是“糖”, 却是种误会了。那是牙牙学语的表妹, 第一次看到并“认识”雪。也许, 在幼小的她看来, 天空中飞舞的雪花, 应该就是能吃的糖, 或者是像糖一样美好的东西吧。

在我们的人生中, 由于阅历、见识、认知的局限性, 总会或多或少地遇到误会的事情。误会一件事, 误会

一个人, 误会一个现象或事物……实在太寻常。大多时候, 误会让我们不悦, 令我们沮丧, 使我们与他人心生嫌隙, 甚而导致不可调和的矛盾。有时, 身处误会的迷宫里, 它会驱使我们做出一叶障目乃至掩耳盗铃的蠢事, 但我们却懵懂而不自知。所以, 误会实在是惹人反感的事情。

然而有时, 原本不可预料的误会, 却能导致别样的结果, 造成“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惊喜, 甚至是出乎意料的结果, 颠覆我们的设想。

你也许无法想象, 那一年, 我看到了“天路”。而且, 还不止一次。

那是一个寻常的清晨。我挤在沉闷的公交车里, 脚下只有立足之地。我抓着司机师傅旁边的栏杆, 眼睛木然地看着公交车头那面大大的玻璃窗。窗外流动的风景像一幅巨大的画, 成了我唯一的消遣。

突然, 我被眼前奇异的情景惊呆了。只见宽阔的灰色马路一直向前延伸, 绵延到了半空, 挨着棉絮似的

成堆的白云。连马路两边的绿带似的树木, 也一起跟着马路向空中延展。这一幕, 和我们在影视上看到的人间通往天宫的天路, 如出一辙, 幽远而壮观, 神秘而奇幻。我的眼睛直了, 心跳也漏了几拍。我不禁怀疑起自己的眼睛。然而眨眨眼睛, 仍是那样的景象。于是, 我开始疑惑自己在做梦。

我狐疑地盯着眼前瑰丽而盛大的景象, 生怕错过一眼。直到公交车一路前行, 原本笔直的马路前方有了一个大大的转弯之后, 眼中的景色倏忽变回了往常的样子。那短暂的玄幻经历, 令我久久不能平静。

谁知几天后, 同样的景象, 再次被我看到。也就是在那一次, 我仔细观察了沿途的事物。最后得出的猜测是, 马路上户人家楼顶上的铁皮板, 在阳光的折射下, 产生了异常的景象。加上我视力不佳, 前方的风光, 在我眼中便呈现出令人震撼的景象, 也许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朦胧美”吧。

而在人与人的误会中, 也并不是

都造成了不佳的结果。在世界名著《傲慢与偏见》里, 达西对伊丽莎白的傲慢, 伊丽莎白对达西的偏见, 都是一种误会, 是为“最初的印象”。然而, 当他们历经坎坷, 披肝沥胆, 放下最初的成见后, 他们的心终于走到一起, 有情人终成眷属。这样的美好结局, 若少了误会和对误会的消解, 那些才子佳人一见钟情后, 便顺其自然一往情深的戏码, 就少了令人悸动的韵味。

我一直记得曾看到的一个故事。一位坐在车里的诗人, 在一个小镇上看到了一个新奇的招牌名: 阳光不锈。那个诗意而浪漫的招牌, 令他产生了种种绮丽的遐想, 甚觉得店主一定是个特别的人。然而, 当车子驶开后, 他看到了那个招牌的全称: 阳光不锈钢厨具。诗人失望至极。但从此, “阳光不锈”这个生动的词, 却一直铭记在我心中, 时常回味。

回首过往, 很多美丽的误会, 像一剂新奇的调味, 为原本平淡的生活, 增添了别样滋味, 值得咀嚼咂摸。

◆孙克艳

美丽的误会

往事随风



魏千楼, 平定县作家协会会员。热爱生活, 乐观积极。曾在《阳泉日报》等报刊发表散文、文学作品。

正方形的井台上, 两块大青石盖住了井口。西北两面被石墙夹出的直角处, 摇曳着十几根旺盛的毛毛草, 间或穿插着两三片枯树叶, 偏有一枝紫色的牵牛花张扬地爬上了坍塌的瓦房墙头。风过处, 旋起井台上细细的尘埃, 倏忽停在空中, 四散飘落。我闭上眼睛, 耳边响起的却是昔日水桶、担杖的撞击声和挑水农民们的欢声笑语……

那时, 井台是村里最洁净的地方。砂石泛着淡黄色, 石缝被冲洗得没有一点土。井口由四块条形砂石砌成, 平整又防滑, 能对角站立两人同时打水。井台南边是砂石凿出的方形池子, 用来料菜和洗涮食物, 侧面有洞, 打开木塞可以放水。除了农忙时节, 来挑水的络绎不绝。

井台上有打水的, 有排队的。井台下几个农民索性把担杖放到空桶上, 坐着抽袋旱烟, 聊聊收成, 讲个笑话。抽完一袋烟, 在脚底磕去烟灰, 把荷包烟袋的绳子往脖子上一搭, 提桶上井台。小孩来抬水往往不用排队, 遇到谁正在打水,

就给小孩的水桶先倒上, 并叮嘱:“走得慢点!”村人不说谢谢, 但要叫个好听的。不过街坊邻居大都能攀上亲戚, 所以经常叫错辈分被纠正, 惹得大家哈哈大笑。看到胡子拉碴的老人, 叫声“大爷”, 结果他说:“叫我老浮小就行, 按辈分排我还得叫你声爷咧!”遇上二十几岁的年轻人, 叫了声“哥”, 一旁的老人笑道:“这是你的义宝爷!”所以得先问清称呼才敢出口。

从这里到我家有一里地, 是高低不平的青石路。小时候, 我和大妹妹去抬水, 二妹妹总是跟着, 偶尔和大妹妹换着抬一会儿。上井台北面的大坡时, 我尽量双手抓着手桶, 但还是把衣服洗得湿漉漉的。到了可以挑小水桶水的年纪, 很想能到井口前打水, 不过正在打水的乡亲还是直接把水倒进我的桶里。偶尔站到井口前, 他们也总说:“俺孩离得远点!”

第一次小心翼翼地在井台边打水, 我用井绳的钩子挂住了水桶伸到水面, 左右摆动却怎么也打不

进水, 对面的老叔接过绳子, 轻轻地右摆后快速左摆并放松一点绳子, 多半桶水已经灌上, 再提一下顿一下, 满满的一桶水便打好了。接着, 我很吃力地把水桶拽起来。看似简单的动作, 硬是学了好长时间。井台边经常放着井绳, 没有的时候就用两条担杖吊挂着手桶打水。我家附近还有口水井, 水很浅, 上边还架着轱辘, 可惜那是口涩水井, 只能用来洗衣服、和泥。

村前的骡园外有了自来水, 安全又省力, 只是还要多走半里地。左右权衡, 还是选择水井。每天下午我都要和小伙伴相跟着挑水。把水桶搁到井台上, 就跑去村前玩, 直至天黑下来, 才匆匆拽了水桶挑回来。但往往欲速则不达, 有时会脱落钩子把水桶沉入井底。麻烦随之而来, 得跑回润生哥家借“铁猫”来打捞。有一次不小心连“铁猫”也掉下去了, 只得得到另一家有“铁猫”的人家去借。听了我的描述, “铁猫”主人亲自来打捞, 我们就蹲在井边看井水映射出的光。那时村里还没路灯, 青石

板街道并不平整, 走夜路挑水却从不觉磕绊。自来水入户后, 不用再挑水了。井台上的人少了, 但还是有人固守着, 说井水比自来水甜。

冬夜的月亮透着寒意, 静静地洒在井台上平铺的积雪中。日头升起来, 穿着棉袄的人们奔向四方, 再没人回头看一眼井台。担杖挂在窑洞外墙的钉子上再没有动过, 铁皮水桶已是锈迹斑斑。春风杨柳的时节, 井台上的灰尘中再没有印下一双脚印。又是一年秋劲, 周围的青石路被水泥覆盖得平整整, 井台却还是那个井台。那年, 靠近井台的闲置老房倒了半面墙, 几块石头滚到井里, 只是没有水声响起。那年, 有人拉来两块青条石, 盖上了干涸的水井。

“吃水不忘挖井人。”我试图追本溯源, 但问遍村妯娌老, 都说这口水井在他们出生时就有。终是不知道是哪辈人所建, 也无法计算到底养育了多少代人。只知道它已经完成了使命, 把曾经的繁华刻印在我们的记忆深处。

◆魏千楼

井台